

變

入行年份 一九五〇年代

阮康業師傅、譚練師傅

香港早年家具木工業的精彩事

榫卯結構在酸枝花梨家具的運用，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。有人說明式家具是從古畫走出來的古典家具，有人說它代表中國哲學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核心，甚至是可以觸碰的東方生活美學。我們從兩位酸枝花梨家具老木工匠，譚練師傅和阮康業師傅身上，發現出另一種更貼近時代、充滿生活智慧的匠人價值，務實和靈活的特性，有助於我們學習和思考在地工藝的發
展意義。



早年的香港家具木工匠，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群、不同市場需求和文化背景的家具款式，無論是中式、法式還是西班牙式風格，他們都能夠從容且認真地製作。那一代的家具木匠從學徒到工作，給老闆打工或獨立創業開廠，累積了深厚的木工藝知識和家具製作經驗，亦見證了香港最輝煌的實木家具時代。由行內術語、工作培訓、經營家具廠生意到回應市場需求，他們注重誠懇的工作態度，務實可靠，重視木工真功夫，精湛且多變，是活生生的「香港風格」實例。

在香港學師與工作

一

譚練（練師傅）和阮康業（阮師傅）二人相識於青蔥少年時，相遇地點就是當年大角咀空地的荊木廠。距今約七十年前的大小人事物，他們都記得一清二楚。

譚練師傅在一九五〇年代入行，約十七歲。大角咀學師三年，師承廣東開平的師傅，師公名叫蘇洛，專長製作明清紅木家具。中式花梨紅木家具本來是皇室、朝廷官員或大戶富裕家庭才能負擔的家具。香港酸枝花梨家具市場於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代開始興旺，特別是來自海外華僑和歐美客戶的訂單。練師傅年少好學，透過跟老師傅、師兄們「偷師」，慢慢研學出一身好技術，除了熟悉實木家具製作工藝，還認識木工雕刻原理，從畫樣、荊木到開料，全面

掌握整個實木家具製作流程、工序，甚至連工具如木刨都是自己製作。當年家具木匠的手藝很好吃香，收入讓他能夠在一九六〇年代買下美孚新邨一期的單位自住。練師傅除了熟懂木家具技術外，更是精明的生意人，喜歡想出不同的家具款式和製作模式以回應不同市場的需求。後來他更自立門戶，接手土瓜灣的家具廠，轉型學做生意，並與行內饒有名氣的「美藝」公司合作經營，以「美藝」的名義接下不少出口美國的訂單。那時譚師傅的工廠位於青山道洪昌工廠大廈。經歷過一九六〇、七〇年代的「黃金搵錢期」，隨著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內地開放，家具工廠北上後，練師傅的公司亦轉型從事裝修。最後練師傅於一九九〇年代初，年屆七十四歲時賣廠退休。家中兒孫則分別於美國和南非等海外地區繼承其木工家具事業，開廠做生意。

阮康業師傅承來自廣東石岐、被一眾徒弟徒孫稱為師公的張歡。阮師傅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初入行，十七歲在家具店學師四年，學習製作酸枝和花梨的紅木家具，後來則在香港擁有「木器大王」稱號的瑞生集團公司工作，擔任廠長。由廣東道門市做到葵涌工廠的舊家具修整。除了負責香港廠房外，亦曾於泰國曼谷和東莞企石打理荊木廠和家具廠。阮師傅一直默默地投入實木家具業，見證了香港木家具業最風光和最困難的時期，直至七十二歲退休為止。

上茶樓「飲茶」，是上一代師傅們慣常的社交活動，他們喜歡「飲杯茶、講下古」（飲茶聊天），閒話家常，交換近況，維繫關係。眼前分別是年屆八、九十歲的譚練和阮康業師傅，二人滿頭白髮，雙眼卻炯炯有神。雖然二十多年前已退休，但師傅們依舊維持著「飲茶」聚舊的

老習慣，定期與同行們在酒樓聚首。我們相約訪談的地點在美孚的快餐店，以咖啡代茶，聽著兩位師傅和阮師傅的兒子 Terence（曾經於暑假期間在家具廠幫忙），一點一滴地說起早年香港實木家具行業的舊事。

練師傅說話略帶廣東鄉音，他和阮師傅講「木工古」時，一唱一和，默契十足，內容既有匠人職場實例，同時夾雜家具手藝的回顧和市場分析，句句繪影繪聲，恍如看粵語片般精彩。例如：二人說起以前師傅們開工計一日三個半工，主要負責大量生產家具。因為香港的木家具業在一九七〇年代受惠於「中國熱」，當年最大客戶是美國和日本，美國華僑鍾情於酸枝花梨家具，而日本客則喜愛訂購茶几。舊事情節生動有趣，連坐在鄰桌的白髮老先生（一名退休老師）都聽得津津有味，離開前特別向兩位師傅舉起大拇指讚賞「厲害、厲害」。

相識在剗木時

I

戰後的香港萬業待復甦，社會對木材的需求大，老師傅們記得在九龍區約有三間剗木廠，名字叫榮記、中大和帝國，分別位於大角咀、九龍灣等地。練師傅當年剛從內地南來香港，九龍的模樣與現在相差甚遠：「以前九龍的海灣就在九龍城碼頭宋皇臺那邊，那時連啟德機場都未有呀！旺角是海；（深水埗）元州街啊，更一邊是海一邊是陸地！現在填海填了那麼多，好

發達，真的。」

當年開在大角咀的剗木廠，規模很簡陋，尚未有機器幫忙，連大型鋸木機「企頭鋸」也欠缺。木工需要剗料（將木頭開料成板材）時，就會聚集在剗木廠的大空地，採用傳統的中式人手剗法——即場開木。操作時，需視乎木頭的大小和製作家具的尺寸、木料種類和需求，有時是一人操作，有時則要兩人合作。

阮師傅回想當年的情境時說：「以前是用人手剗木，好辛苦。那麼大塊木，要一點點、慢慢剗出來，現在就不用啦（因為有機器）。」

練師傅看我們兩人臉上一頭霧水的表情，立即機靈地接道：「（當年）剗木的形式，你知道嗎？可以即刻畫給你看。」他興致勃勃地在筆記本上，畫下一幅幅簡單且生動的繪圖。

他先描繪出一條粗長的（大碌）木頭，約中等尺寸，木頭中央架起了一把大鋸（行內術語：二人抬大鋸），大鋸分別由站在木頭左右的兩個人控制。操鋸者通常是年輕力壯的木工學徒。負責手執長鋸剗木的二人，需要默契地，一下一下，慢慢地合力拉動鋸子。這需要兩個「大隻佬」才夠力氣！

我們一邊欣賞著練師傅具個性化的手繪圖，一邊聽著師傅們描述人手開木的往事。原來這個場景，就是兩位師傅年少時初結識的情景。當年他們各自跟隨自己的師傅學藝，然後在剗木廠相遇，繼而合力開木，慢慢結交成為好友，友誼維繫逾一甲子。

阮師傅：「剝木之前，首先要先找條線，用墨彈木畫好位。」

練師傅：「那把大鋸約有六十英寸長（約一米五），絕不容易操作。剝起來『嘻嘻嚟嚟』那樣，你說一日能剝多少呀？」

另一幅手繪圖則描述了單人剝木的情景，行內稱作「剝暗山」。剝暗山是由木工單人操作大型木鋸的傳統剝木方式，木工需要站在木頭上，先用繩子綁著木頭，一邊剝，一邊運用平衡力控制，動作如小朋友玩鞦韆般操作，過程中木頭慢慢地滾動，直至剩下三分之一的木材為止。練師傅邊畫邊說道：「這種是下面有木頭，承托著大木，很辛苦啊。」

傳統的單人剝木法，大多用來處理中式造船業採用的輕身木材，如雜木、加拿大櫟木等；而傳統的雙人剝木法，則是處理中式家具木材的實木，如酸枝、花梨木等，這些木材的價錢高昂，亦需要花費匠人們大量的力氣和功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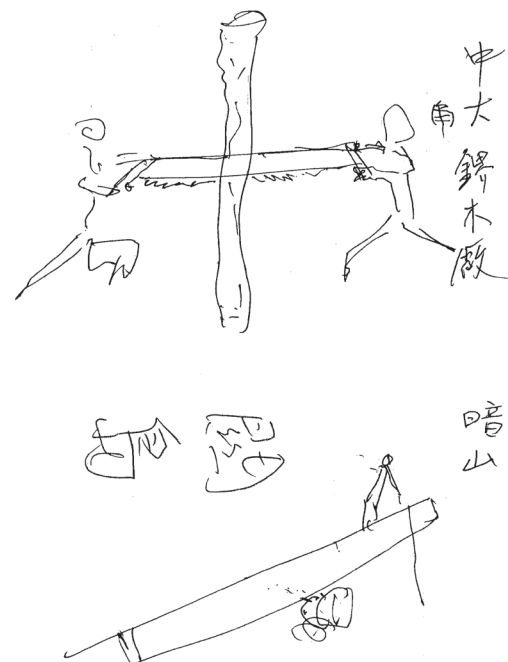
「到了「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左右，當剝木廠開始使用機器後，我們便不需要用人手剝木了。但現在連剝木廠的那些機器也消失了！」練師傅嘆氣說。



■ 大角咀是一九五〇年代木工家具店和剝木廠的集中地之一。這張照片展示了當年家具工場的工作情況，年僅十六至十八歲的學徒們正使用傳統木工工具。工場不僅是他們學習與工作的地方，也承載著他們的生活與睡眠。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庫）



■ 在一九八〇年代的《香港年報》中，提及香港製造家具業的盛況，包括專門製作復古十八世紀歐洲古董家具的香港廠家。圖中專責上漆的師傅，正為家具細緻描繪油畫花紋。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庫）



■ 我們訪問時，練師傅隨手在筆記本上執筆繪圖，解說當年他與阮師傅年輕時，在大角咀合力於荊木廠空地，以人手開料的情景。他介紹了「荊暗山」及當時有名的「中大荊木廠」，以及家具出口至美國如關島的輝煌歷史。



■ 中西混合風格是一九八〇年代香港家具製作業的特色之一，以中式木家具技術打造的西式維多利亞風格沙發，呈現獨特的風貌。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庫）



■ 一九八〇年代，香港貿易發展局倡議家具業界製作現代版明式家具。明式家具的簡約線條與設計特色深受西方市場青睞。圖中木家具顧問正在確認現代版明式木家具設計的圖紙。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庫）